心灵 漫笔

奋斗是人生的姿态

■邵天江

花开是春天的苏醒，叶落是晚秋的初眠；静流是浅溪的声响，潮涌是深海的眷恋；奔跑是勇士的角逐，奋斗是人生的姿态。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韶华不辜负，岁月不蹉跎，精神不懈怠，才是生命的本真。未曾追求，罔谈人生。即使没有屈原“哀民生之多艰”的心忧天下，没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的碧血丹心，没有林则徐“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忠诚豪迈，没有毛泽东“人生无处不青山”的鸿鹄之志，但至少心中有梦想、眼里有方向、肩上有担当。

任何人的一生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哪能多如意？杨绛先生说：“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平凡如我，无论前行的路多么坎坷，也难有“艰难苦恨繁霜鬓”的孤苦、“身世浮沉雨打萍”的悲愁、“雪拥蓝关马不前”的绝望。即使世界偶尔凄凉，内心也要繁花似锦。

世上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逆境时“常想一二，忘记八九”，要有“何事居穷道不穷，乱时还与静时同”的释然，“胜败兵家事不欺，包羞忍耻是男儿”的达观，“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的执念。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神，不要纠结于过往的云烟，“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学做苔花的从容，即使难见阳光，春风一吹，仍能开放出生命的活力与尊严。生活本来就是要把期待降低、把欲望变小，把阅历增厚、把信心填满。与其消耗时间怨天尤人，不如积极面对剖析自我，删除烦恼、清空悲痛，轻装前行。“我恐惧过、绝望过、崩溃过，但从没放弃过。”在惊险穿过被称为“海上坟场”的智利合恩角后，航海家郭川留下这样的切身感受。顺境时不要得意忘形、忘乎所以，罔谈彼短、靡恃己长，信使可覆、器欲难量；要口中有德、目中有人，心中有爱、行中有善；要严于律己、宽厚待人，路留一步、味让三分；要懂得登高者和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浮于众众必毁之。以德服人、以礼待人、以情感人，得饶人处且饶人。不忘本、不忘恩、不忘根，常想组织的培养，常念别人的恩情。

“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时间是著名的雕刻家，总是清晰地刻下每一个奋斗者的足迹。“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也许前路迢迢，但没有比脚更长的路；也许山高路险，但没有比人更高的山。也许征途漫漫，双脚磨破，干脆再让斜阳涂抹小路；双手划烂，索性就让荆棘变成杜鹃。人生的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激流暗礁，虽然愈进愈难，但不进则退，非进不可，没有“天上掉馅饼”的运气，只有“汗珠摔八瓣”的拼搏。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只有干出来的精彩。

努力是成功者的通行证，奋斗是胜利者的座右铭。只有今天的奋斗，才能铸就明天的辉煌。新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新时代的使命正在召唤，只要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闯关夺隘，以“咬定青山不放松”“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信心清障破阻，以“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笃信实干，就一定能够当好新时代的答卷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流金 岁月

母校情思

——写在高中毕业50周年

■谢安顺

别离我的高中母校——安阳市第一高级中学，已经半个世纪了。每每回想起在安阳一中的两年时光，回想起当年花园般的校园、无比敬业的老师、朝气蓬勃的同学，总有一种温情涌上心头……

校园

据说，安阳一中是从太行山老革命根据地迁来的，原名叫“太行联中”。知名校友有原外交部部长黄华。老校长段景焕是位级别很高的老革命。当时学校有一辆全市唯一的吉姆轿车……

当年少不更事，现在回想起来，母校的布局是很讲究的：进校门的路有200多米长，路两旁有几排高高的白杨树，路的尽头是大礼堂。校园的教室、办公室、教师宿舍、学生宿舍等，“一”字房、“工”字房、东小院、西小院，布局很是对称、工整。

那时，校园里的果树和其他树木是真多呀！大礼堂两侧各有一条葡萄长廊，每到果实成熟的季节，长廊里就会挂满晶莹剔透的葡萄，着实诱人。东西两院的教室前种着许多苹果树，每到成熟季都硕果累累。校园后面有许多的桃树、梨树。记得有一年，桃子挂满了枝头，老师让我们去帮忙摘桃子，同学们都很自觉地把摘来的桃子上交，我却偷偷地吃了一个大桃子。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桃子的味道——那是不用农药、化肥的桃子的味道！

多年后回想起来，我才明白母校的校园设计师们的别出心裁——桃树、梨树、苹果树，寓意桃李满天下、硕果累累；高大的杨树等，寓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老师

凡要来安阳一中任教的大学毕业生，都会经过多次严格的听课评审。可以说，母校的各科老师都是有“两把刷子”的。

去年，一位同学在校友群说，马兰武老师驾鹤西去了。马老师是其他班的班主任，教数学的，不主教我们的课。只有在我们的数学老师有事请假时，才给我们代几节课。当时正值“文革”时期的“教材革命”，我们用的是“革命后”的课本。马老师讲的是平面解析几何。奇怪的是，讲课时，黑板上写的和他讲的，根本和我们手里的课本不一样。我心里想：这是怎么回事？回到家后，我从邻居家一位“文革”前从一中毕业的大姐姐那里借了一本她用过的课本，才知道马老师全都是按照旧课本讲的！

数学老师张祥敬，讲课时常常不需用教案。化学老师马致远，能够背对黑板写板书，还是一位围棋高手。班主任魏啟成老师的语文课讲得绘声绘色（尽管魏老师说的是林州话），我们下乡插队后，魏老师还给我们几个同学写了一封信，我一直记得“万事开头难，结尾也不容易”这一句。每到“三九”，在学校大礼堂北面的背阴处，体育老师史克钧总会自己动手浇上水，自造一片几十平方米的冰场，穿上冰刀在上面优哉游哉、自娱自乐，他还经常对着一处山墙打网球！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老师！

同学

我们班有40多个同学，大部分才艺俱佳。

当时，学校有文艺宣传队、篮球队、排球队、足球队……我们班的徐锦江在宣传队吹长笛，邵建勋拉二胡，刘海宁拉小提琴。我和锦江下乡时同屋，后来，他竟到省歌舞团去了，还成了知名的男中音，在舞剧《木兰诗篇》中饰“花父”。巧的是，2019年我在巴黎女儿家时，锦江在德国看女儿，我们相约在巴黎圣母院见面，又在塞纳河旁喝了咖啡。真可谓是“缘分”呐！

还有几位同学是校排球队、篮球队的。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下课铃一响，他们就冲出教室去操场了。

当时，我们班有外号的男同学很多，像“大小洋马、大小毛驴、大小公鸡、老牛小牛、喜儿”等，我也有，但没能流行开来。时至今日，我都记不清这些“雅称”是怎么来的了。

我们高中那两年，正赶上“教育回潮”，高中毕业生可以直接考大学。因此，我们读书的劲头很足，像打了“鸡血”般精神——白天的树荫下，到处都有同学们读书、学习的身影；晚上，教室里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为了考大学，有一阵子我还搬到了学生宿舍住。

谁知，到了毕业时，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我们的“大学梦”吹到了九霄云外！命运真的是捉弄人。我们美好的高中时代，在满载上山下乡的少男少女的卡车“隆隆”声中、在一些同学穿上绿军装的英姿留影时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也留下了许多大大的问号。

光阴荏苒。50年了，两年的高中生活为我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充满正能量的基础，使我也能成为母校一个小小“桃李”，且没有辜负为育“桃李”付出心血的老师们！

感念母校！铭记师恩！

红尘 百味

爱的传递

■孙建磊

我小时候，春节炖鸡时，经常是爸爸吃鸡爪，而且总是主动提出、提前预订。当我长大些、家里再炖鸡时，多数时候还是爸爸吃，偶尔是妈妈吃或姐姐吃。反正，我是不吃的，因为一看就知道没多少肉，不好吃，更不好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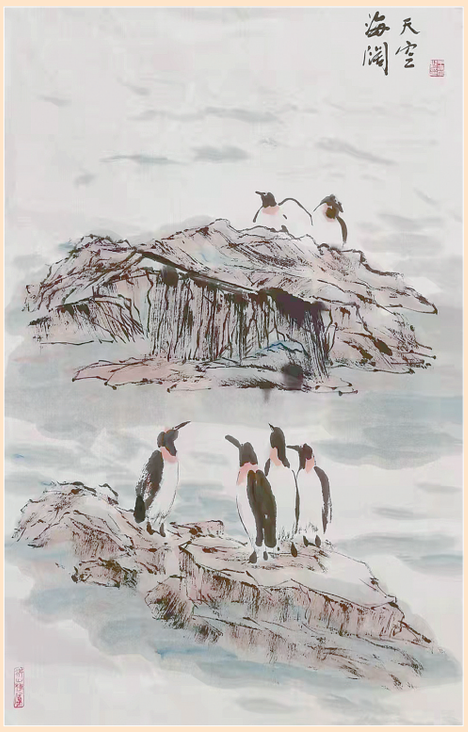
结婚后，无论是在家里炖鸡还是外出吃大盘鸡、熬炒鸡，我也不碰鸡爪。头几年，每次吃到最后只剩下鸡爪时，见我已放下筷子，老婆只得把鸡爪啃了。后来，有了孩子，我和儿子只找纯肉块和鸡腿肉吃，老婆就像多年前我的爸爸一样，主动吃鸡爪。我还是不吃鸡爪，直到有一天……

那天，老婆出门串亲戚，我得负责儿子的吃饭问题。儿子说想吃大盘鸡，我俩就去了。你一块儿、我一块儿，吃着吃着，我看见了鸡爪。让儿子吃？不可能。“轮到我吃鸡爪了。”我把一个鸡爪夹到小盘子里，看了看，然后夹起送到嘴里，全是骨头、筋，不香、没肉还塞牙，实在是不好吃。在这不舒服的瞬间，我想起了爸爸和老婆，他们可都是常常主动吃鸡爪的，不是因为鸡爪好吃，而是他们要把好吃的部分留给家人。

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感受到了家人的意义。

家人是什么？是替你遮风挡雨的人，是和你同甘共苦的人，是为你牵肠挂肚的人，是陪你一生一世的人。家人是什么？家人是为你做得再多还嫌不够的爸妈，是为你付出再多也不觉得吃亏的爱人，是血浓于水、互相扶持的兄弟姐妹，是那些将好的东西永远只留给你的人。

被爱是幸福的，被温柔以待是快乐的。被真心爱过的人，心底都有一股暖流。我想，我也有责任传递这爱与温暖，给儿子、给妻子、给爸爸妈妈和姐姐。



国画 天空海阔 王彦邦 作

三个石榴

■特约撰稿人 华文菲

每次看见石榴，我都会想起小时候邻家窗下那棵石榴树，还有那位让我敬重的老奶奶。我不知道那棵石榴树的年龄，也不知道老奶奶的年龄，只知道石榴树和老奶奶一样，充满了沧桑。

每年的四五月份，石榴树就会开出满树的花朵，满树火红的石榴花小喇叭似的，在老奶奶家的窗口肆意吹鼓，没了牙齿的她总是笑得合不拢嘴。一阵微风吹过，石榴花会从树上飘落。有时候，老奶奶会捡一两朵，插在她那雪白的、稀疏的头发上，顿时有了红楼梦里刘姥姥的影子。从春天到秋天，只要不上学，我都爱和老奶奶还有她的孙女泡在一起。我们要么在石榴树下写作业、抓石子，要么梳头、扎辫，实在无聊了就数石榴花玩。

石榴花落去，长出圆润的小石榴，它们撒娇似的噘着小嘴，憨态可掬。夏天，雨连下几天，石榴就会生虫、掉落。看见掉落的石榴，我总是既心疼又怜惜，羞怯怯地捡一个剥开，那籽粒像孩子被虫蛀了的牙齿，又黑又黄。但我舍不得扔掉，就用小手指抠下几粒，放进嘴里嚼一嚼，涩苦涩苦的，指尖上染的石榴黄，几天都洗不掉。

石榴树是老奶奶的至宝，她看得极其要紧，一般不离开院子，也不让小孩们来院里玩耍，木栅栏大门经常关得紧紧的。夏天，她午睡前总让我们帮着数数树上的石榴，还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们给她看好。睡醒后，我们还得再数一遍，数多一个她就高兴得咯咯笑，数少了她就慌张着说：“再数数，今没人来，咋会少一个？”有时候她的孙女故意气她，就会少数一个，再数还是少一个。老奶奶就气呼呼地责怪说：“我睡一会儿可少了一个，是不是你们摘了？现在不中吃啊！傻闺女，咋恁不听话呐！”

到了九月份，石榴终于红了，一个个在秋风里快活地摇曳，让简陋的院落美成一幅画。石榴还没摘下，老奶奶嘴里就开始嘟囔着给亲戚们该送几个、给左邻右舍该送几个。有时候，多了少了算不清，还让我们帮她分。老奶奶指定摘石榴的那天，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天。她吩咐孙女站在高凳子上摘高处的石榴，我站在小凳子上摘低处的石榴，老奶奶在树下放两个竹篮子，里面铺一块蓝底白花的棉布。我们把石榴递给她，她捧在手心，像捧着一个个刚出生的婴孩，一遍遍抚摸、观看，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竹篮里。摘完石榴，她再把石榴分装进小布兜里，让我和她的孙女给左右邻居送去。为送大的小的，她和孙女总起争执。孙女让送小的，奶奶总淡淡地说：“送人就要送大的、好的。”孙女想不明白，气得直哭。后来，老奶奶分给我三个石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三个。她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慢声细语地说：“一个给你娘，一个给你弟，一个给你自己，都尝尝。”我抱着三个大石榴，如获至宝，仿佛要把石榴和老奶奶的那份情深深摁进心里。

老奶奶的三个石榴，像一朵朵美丽的花儿，时常在我心中绽放，老奶奶也让我感受到童年的美好、分享的快乐和厚道做人的踏实。仔细想想，生命里有些遇见，就是一盏盏指路明灯，让我们眼前有光、心中有爱，顺利走出人生的低谷与黑暗。

路灯（外一首）

■刘佳氤

道旁的路灯
一生都在发光照亮别人
哪里也去不了，只能坚守
照亮了别人的路
自己却永远回不了家

糖葫芦

高三那年
我考到了离家几千里地的大学
窃喜自己终于逃脱了母亲的唠叨
大学第一年
周末跟同学一起游玩、购物、享受美食
沉浸在逃脱的欢喜里
该游玩的已经游完
该吃的也已尝遍
突然就想小时候
母亲每次带我出去
给我买的糖葫芦

大三那年的冬天
学校门口有个卖糖葫芦的女人
背影很像母亲
她来自家乡那座小城
每天，我都去她那
买一串糖葫芦
静静地看着
那越拉越长的细细糖丝
多像
母亲那扯不断的牵挂

借 书

■余 飞

正该读书的时候却没有书读，就如正该长身体的时候没有饭吃，读书的欲望就和填饱肚子的欲望一样强烈。

饭食没好赖，不管什么能吃的装进肚子，总还是慢慢长大了。但没有书读的现实却时刻折磨着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已经认识了几个字的我，太盼望能有哪怕是一本课本以外的书读。

二安太爷和我爸的年龄差不多，按辈分我爸得叫他爷。但我爸每见他从没有正儿八经叫过，而是像平辈那样叫他“老二安”。其实，我爸和二安太爷的血缘关系已经很远，又是从小玩大的玩伴儿，所以，虽然他辈分高，但除了在正式场合，我爸基本没叫过他爷。可我就不一样了，按我爸的要求，每次见他我都必须恭恭敬敬叫他一声太爷。这一声太爷便把他叫得挽住那飘飘的白须对我爸说：“比你个孩子乖强多了，天天没大没小的……”说到底，那时的我非常讨二安太爷的喜欢。

我爸虽然不识字，却高看读书的人和事，知道我喜欢读书，就经常和二安太爷说：“已经两辈儿没有读书人了，说不定我还能享这孩子的福哩！”

二安太爷就很认真地看了我几眼。其实，我知道我爸特别信奉的一句名言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却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知道的这句话。

我读的第一本书就是二安太爷的。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是一套江南著名评书艺人王少堂先生说的评书《武松》。书分上下册，封面是最能代表武松形象的打虎场景。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从《水浒传》里演绎出的关于武松的十回江南评话，所以又叫“武十回”。据说，类似的还有说宋江的“宋十回”、说林冲的“林十回”等，但这些我都没有读过。若干年后，我看电视连续剧《武松》的时候，竟然发现情节基本上都是那本书里的。但从头看到尾，我没见有关王少堂的任何介绍，因此我就想：难道人不在了就可以随便用人家的东西而不做任何表示吗？到现在我还经常为王少堂先生鸣不平。

很有可能是两个老头在瓜棚里歇晌时又说起了我到处找书读的闲话。当时他们都在为自己所在的生产队种瓜，两块瓜地挨着，所以，干活累了的时候他们就会经常聚在我爸的瓜棚里卷“大头”抽。之所以要到我爸的瓜棚，完全是因为我爸能提供我用过的作业本——那时候二安太爷他家没有上学的孩子，想找张卷烟的纸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也许就是我写过的作业激出了二安太爷的话头，他竟无意间发了一句“我那套书不知道让谁读”的感慨。当时，他肯定是说者无心，我爸当然也是听者无意，因为他们都不识字。

也许是又看到我因为没有书读而只能和村里的孩子结伙去偷尚未成熟的瓜蛋时被抓挨打，他竟脱口说出了二安太爷有一套书——当然，他不知道那是套什么书。

这让我瞬间就忘记了屁股上的疼痛，撒腿就往二安太爷的瓜棚跑去。当时我想，平时看见我就笑得合不拢嘴的二安太爷，无论如何都会把他放的书拿给我读的。

然而，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一听说我向他借书，平时如一尊佛一般慈眉善目的老头竟吓了一跳，立马沉下脸喝道：“谁对你说的我有书？啊？再敢胡说看我不抽你！”说着，他还拿起身边的铲子朝着我的脚下铲来，吓得我一溜烟跑出了他的瓜棚。后来我才明白，当时他是真的害怕，害怕有人知道他有一套该被当作“四旧”破的书却没有交出来。若真的被人知道了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然而，我没有被他的张牙舞爪吓倒——既然提到书他就像被蝎子蜇了一样，更让我坚信他确实有书。

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恒心，从那天开始，除了上学，我就形影不离地跟在他的身后了。晚上，我会执著地出现在有书的二安太爷家的门楼下。但我并不说是要借书或要书——我知道，只要我一提起书，老爷子就会大发雷霆把我轰走。我就那样一言不发在他家的门口待了三天。期间，我还偷偷把我用过的作业本放进他的烟笸箩里。

老头肯定是被我渴望读书的真诚感动了。终于，在那个下着小雨的夜里，二安太爷在大门外四下看过、确定没人时，把一套用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的书交到了我的手里。当然，还说了“孩子乖，我的老命就交给你了”这样一句话。

就这样，我终于得到了我人生中第一套课本之外的书。那个夜晚，我把灯油熬干了，第一次知道了武二郎景阳冈打虎、狮子楼怒杀西门庆为兄报仇，知道了武二郎血溅鸳鸯楼、大闹飞云浦，最终和鲁智深、杨志合力攻下二龙山的辉煌。灯里的油熬干了，我也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突然，屁股上挨了不轻不重的一击——啊！该上学了……

人在 旅途

雅安“三雅”

■特约撰稿人 孙幸福

川西雅安市有“雅雨、雅女、雅鱼”三雅。

传说当年女娲补天时，准备的五色石已经用尽，只好在天上留条裂缝，而这条裂缝正好在雅安上空，于是，雅安就无夜不雨了。现代科学研究证明，成都平原就如同处于一个巨大的盆中，青藏高原则是高高的盆沿，雅安就处在盆底盆沿转折处。由于盆沿对气流的阻挡，形成紧邻高原的地形雨，所以，雅安几乎天天夜雨，平均年降水量竟达到1800毫米，雅安被称为“雨城”，所下之雨被称为“雅雨”。

雅安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族群众相互通婚，其后代男人英俊、女子漂亮。雅安的气候多云雾和雨水，漂亮的女子长时间处于湿润的空气和丰富的负氧离子环境中，自然皮肤白嫩，如出浴荷花，美丽动人，这便是“雅女”的由来。

雅安城外，周公山下，有条周公河，沙砾为底，水质清，水流急，水量足，岩壁下、石缝中生长一种独特的齐口裂腹鱼，俗称“丙穴鱼”——因为它只产于青衣江雅安段的周公河，故称“雅鱼”。这种鱼形似鲤鱼、鳟细如鳟，肉多刺少、肉质细嫩，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就成为贡品。

当地老百姓说：“不尝雅鱼鲜，枉自到雅安。”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到三雅路上的“干老四雅鱼店”，这是央视《舌尖上的中国》栏目拍摄美食的地方。

才下午5点钟，楼上的十几张台面就订满了。趁着朋友点菜的时间，我到了一楼水族箱前，看到了雅鱼的模样，只见它体型秀美修长，鳞鳍细小鲜艳。因为长年生活在冷水激流中，以鲜活水生小动物为食，所以生长缓慢，长到几斤重已属不易。

少时，一个高挑俊美的服务员捧上热气腾腾的招牌菜：砂锅雅鱼。它真的是肉质细嫩、口感爽滑、汤鲜味浓，让人停不下筷子。很快，只剩下鱼头和骨架。那个服务员动作利索地用镊子在鱼头上抽出一根两寸长的小骨头。我仔细看去，神似一把带把的宝剑。将“小宝剑”送后厨加工的时间，服务员说，这是当年女娲娘娘在雅安补天时，身上佩的宝剑不小心掉进青衣江变化而成，所以，只有雅鱼的天堂骨形似宝剑，剑柄、剑刃栩栩如生，以至于日后成为雅鱼的防伪标志。只要是正宗的雅鱼，老板一定要把“小剑”给客人，有“剑”则真，无“剑”则假。到了雨城，吃了雅鱼，不知道“雅女”如何？我随口问服务员，得知她就是本地人，于是，大家一致认为“三雅”之说绝无虚夸。

这时，传菜生送上来用精致小红盒子装起来的那根鱼骨“小剑”，大家都推让给年龄最大的我。我郑重地收了，作为吃“雅鱼”的纪念。